徐文長文集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五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武林秦舜友仲虛校訂

疏

爲請復新建伯封爵疏 代胡宗師 不上　言亦條暢

爲請復功臣封爵以崇原道作人心事臣本非浙頼陛下聖仁令臣提督浙江學校臣愚不敏以爲學校首務在敦實行敦實行在先士風於是作爲條約首令提調官以四孟月採士民之行而臣歲一按臨以

覩其風凡忠臣義士孝子順孫烈女節婦臣悉咨訪以備旌舉時臣至紹興府則見鄉大夫士及故老庶民爭來言故新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始以倡義擒逆濠受封前爵迨後奉命平思田討八寨斷藤諸賊其撫剿處置功烈尤著既以勤事病困乃就延歷屬地數得便道待乞休之報遂死南安當時廷臣過從吏議謂守仁倒施恩威擅離職役身死未寒而削奪旌及使功臣之骸蒙塵原野子孫微賤下同編民非所以廣聖意勸忠良也臣既得

聞斯言復檢按諸所呈遞前御史臣裴紳所行紹興
府山陰餘姚等縣學生員秦倪等呈詞及先後諸臣
大學士方獻夫詹事霍韜御史聞人詮等論列之稿
守仁生時歷年章疏文移處置施行之實參之臣嚮
者所聞縉紳道路傳誦之言則知守仁平定逆藩之
大功與 陛下之所以嘉守仁之懋賞舉的然後定
議矣至其征處思田不血一刃不費斗粟遂定兩府
之地活四省之生靈所收之罔降椎結者以七萬至
其從征八寨斷藤諸巢則以數千散歸之卒不兩月

而蕩平二千里根蒂之窟破百年以來不拔之堅巢兩廣除腹心之蠹於以蒙犯瘴癘客死南安實亦在其所制境土夫功烈之高如彼死事之情如此而當時廷臣抑使不揚後來諸臣復請之奏屢上　陛下亦竟寢而不下何也臣雖至愚亦竊有以知其故矣蓋其故或在於言事者之尚未悉其情也夫思田二酋向化而當撫剿斷藤峽諸賊稔惡而當剿惟守仁則親見其事而熟籌之其他在廷之臣未必知也兼總四省則江西本其屬地非事而巡歷病困而乞休驛

便道以待報私不害公此亦人情之常至於終不獲
命以死尤可痛悼此在守仁宜自諒其無他其他在
廷之臣未必知也故守仁求隨宜剿撫之實以副明
旨而廷臣據專意一偏之名謂宜必剿守仁以巡歷
地方幸與其返還之便而廷臣因謂其一意返還徒
假借於巡歷之公則守仁之所謂撫剿盡是矣而廷
臣之所謂剿罷似亦未盡非也守仁之所謂待命盡
忠矣而廷臣之所謂擺離似亦未盡僞也以未盡非
未盡僞之言而陳於 陛下之前 陛下安得不信

之乎故臣愚不敏妄意　陛下果終奪守仁之爵於始者此也夫　陛下既已信廷臣矣後之進言者又徒彼此求勝既不白廷臣未盡非盡偽之意以緩其責遂亦不能指守仁盡忠盡是之故以互形其短長而破其兩可之疑則　陛下亦安所取信而遂改易其前議乎故臣愚不敏又妄意　陛下不欲復守仁之爵於終者此也如其不然以　陛下聖明往年嘗復劉基之後矣復王驥之後矣此又復郭子興之後矣豈其獨忘情於守仁哉繇其功而封之人告其罪

而奪之番其無罪而復收之惟是之求而循環不已此　陛下之所爲至公也不能深明其故以啓　陛下之聰明此臣之所以有憾於言事者之未悉其情也不然　陛下何惜一段議之煩乎千石之粟使功臣之積骨未朽而名實盡泯哉臣有以知　陛下决不爲也且守仁經略兩廣功烈無比天下所共聞知謂宜有加爵之賞姑無論也遂使其倒恩廢離職役誠如羣臣言猶不足以掩其擒逆濠衛社稷之功況乎以所謂廷臣未必知之說而遂欲盡棄其平生辟

如以銖稱錙其低卬亦甚相遠矣臣聞式鼓氣之蛙則士卒尚効冒死馬之市則駿骨捷至方今海上告警士氣不振思效即能之徒得以論事爲鑒守仁實生其鄉闡鄉人每一聚談知與不知皆爲扼腕太息夫淟涊勞苦使閭巷街以藉口其非所以作豪傑使奮起也說者又以爲守仁聚生徒盈海內名爲道德而實倡學爲可遺罪臣竊意不然學術之與事功無有殊二此自學士肖儕之說也若 朝廷賞罰當功罪非以學術也椎埋屠販盜賊不逞亡人倫鮮行誼之

徒猶得裂土而封世世勿先此豈以學真僞哉守仁
之於學其真與僞臣姑勿論縱其僞也盡其死力於
艱難索其罪隨於講說朝以勞而封之莫以其學而
奪之無乃太相繆乎且人各有心難可洞視徒以猜
疑之虛而遂亡其舍生倡義定一大難之實使不得
託於椎埋屠販之流其亦去人情遠矣臣職專學校
首教化遂以採民風得知守仁之事至熟且悉又且
兵革之役方興未已而掩抑戎勳非所以觀視遠邇
臣聞之古語曰寵女不避席寵臣不敉軒蓋悲恩愛

之難終也周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蓋恐恩禮之易奪也臣誠愚昧謂宜念守仁之勞苦察先臣之過舉以深味夫古語周公之意復守仁舊所封新建伯爵俾子孫世世承襲以彰　國家報庸之厚作臣下之心諸所宜恤祭贈謚之禮悉從故事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六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武林秦舜友仲虎校訂

啓

代奉 景王啓 駢雅

伏惟殿下金玉粹資藩屏盛德春秋鼎盛就封楚甸之雄侍衛雲從取道淮流之順職禮當表率僚屬趨候經臨但念長江與浙海而接渡浙海實長江之外護其聯絡之形如人有腹心手足即手足知其通乎

腹心其制維之道如家有堂奥門庭備門庭正以衛乎堂奥而況入春風汛乃醜爽犯順之期拆羽星馳又將帥戒嚴之候職躬親督率豈敢遠離夙夜隄防不遺餘力必使島嶼之外絶無窺伺之奸然後江淮之間可免風濤之警鷁旗遥指就坦道以徐行龍舸輕移向安流而遄邁職有此關繫無由趨迎遥想威嚴不勝馳戀

代謝閣下啓

伏念旬月未周三承天賜餘生何幸萬感君恩遥知

顧問之餘深賴由成之力況於調元賛化以召禎祥運策決機而居帷幄功蓋出於門下賞爰及於軍中項者深入蛟川橫探虎穴舍身擔當尚無保全其始終竭力攘除少裨化理於萬一

代賀嚴公生日啓 時年八十正月望後生日

鏗鏘典贍四

六傑作

門弧懸月儼依賜勝之圖卮酒流霞滿逗傳柑之液年年此節在在回陽伏念某官河嶽儲精鳳麟協瑞生緣吉夢盛傳孔釋之徵出遇明時綽有皋夔之望

歷幾選而人相同一敬以格天四海具瞻萬邦為憲恭惟華誕爰屬首春八袠初躋同尚父遇君之日一年以長多潞公結社之時瀟灑徵舒已合元氣支干更始載歷二旬兼齒德爵而全之天為獨厚積歲月時而值此人所希逢某夙侍講筵幸承餘教自叨節鎮幾動浮言曲荷保全尚充任使知我比於生我益徵古語之非虛感恩圖以報恩洪恭昊天之罔極遐思旭旦賡從如流自凹修途心折若揄是用致水土之蕩物敢竊比於珍從述功德以片詞不自知其蕪

陋托之百拜懇以寸衷伏願保固台嚴膺綏福履年

高德邵永調伊傅之鹽梅　主聖臣賢遠邁喬松之

呼吸就車輿以應召賜几杖而乞言壽考百年詎止

武公之睿聖弼亮四世永作康王之父師

又啓嚴公　七襄天府

委身當任始知時事之難袖手旁觀何惟人言之易

就原銷骨自分捐軀仰賴相公上下調停始終愛惜

廷平參互既從披霧之風宸斷精明果仗回天之力

枯林再茂涸轍重流且凡人有疾痛痒痾必求免於

天地父母然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起於顛擠父母欲保全之而未必如斯委曲伏惟兼德無可並名名且不能報何爲計惟知咎雖既往尚立巖墻事幸可圖勉循末路誓將收桑榆之效以毋貽桃李之羞一雪此言庶酬稚志寸腸結戀盡一日而九迴中夜再興望三台而百拜

賀兵侍江公擺戸書啓　　蒼蔚老成

伏審閣下計畫淵深規摹弘遠於凡戸口阨塞之要靡不周知是以用兵錢穀之司所向如意借自樞機

之地、委以會計之權、益國脉所關、既莫重於泉布、而邊儲告匱、久無望於倉箱、必須斟量之才、以設通融之法、側聞簡拔之命、果符屬望之心、追念古人、益深私喜、理財淮甸、逾劉晏之精思、轉餉關中、佇待蕭何之協濟

代元旦賀禮部某公啓

蓂莢辰舒、斗杓寅指、伏惟嘉旦、倍納新祥、某遠守封疆、徒勤瞻仰、告協風於史氏、欽哉行夏之時、賓出日於海隅、允矣司春之職

謝督府胡公啓　白璧一聯可愛

謂失歡幃幙動逾十年俯托絲蘿歷辭三姓過持已見遂駭衆聞詆之者謂矯激而近名高之者疑隱忍以有待明公寵以書記念及室家爲之遣幣而通媒遂使得婦而養母然渭於始議之日嘗陳辭讓之辭蒙召中軍託以斯事久而不報付之無緣疇知白璧之雙遺竟踐黃金之一諾傳聞始覺坐享其成昔孫明復號稱大儒以相國爲之媒而後娶杜祁公薦登高第乃孫令堅其議而始婚若渭則實非其人偶遭

其遇夙蒙國士之待既思何以酬恩今受王孫之憐益愧不能自食徒知毋在而喜頑然捧檄之情豫擬身教所先遵以齊眉之敬豈敢言兄弟家邦之儀法庶以答父母國人之盛心

啓諸商明侍郎　二首嗚咽涕淚自感憤之餘而然

其生來蠢躁動飄顛迷當其在外而縱也辟如蝦蠏跳擲於萍藻瞑瞑然不知遠害而全身及今栽盆而錮也辟如雉兎羈畱於籠牢盼盼焉不知伏處而待

命是以過求非分屢干台嚴而寬宥有加閔憐無已垂頭傾耳繼之以泣盡雉兎之待罥鑽但知號已之急而雲雨之救枯槁自有乘時之施其敢不馴伏躁迷勉體德意忍死以待儻承照於收榆即復就烹亦安心於結草。

又

伏念渭小人立身無狀墮囚有年等諸公數愛欲其生不勝惡欲其死之多然在鄉人不善惡之猶有善者好之之幸但憐惜之心或奪於顧忌扶持之力遂

阻於迴翔非有大慈悲具菩薩之行兼以猛熾當全龍象之雄豈肯舍巳而耘田終於道旁之築室此蓋伏遇門下胥表星辰朝端麟鳳一言一動而天下倚為重輕萬衆萬當而斯世無所猜忌猥以死灰加之呴息得諸秘寄感而涕零非日尺箋之上敢書謝悰特以方寸之傾不能緘默譬如蟲瘵在牀雖至親視為惡疾而有共棄之謀迨和緩入戶則病者一聞藥香而與必起之念道義所在天地共臨恩德罔酬結銜猶負自今已往庶幾終於玉成從此餘生並是付

之再造。

答某饋魚　三四語風趣無限

連餉波臣信頤野老不意塞北無假彈鋏之勞坐致江南日習舉網之趣風味滿座感荷非言。

代賀張相公啓

伏以孝有餘哀終身卻奪禮緣中制追吉援琴惟君臣敦一體之情故憂樂倍相關之切　綸音優渥豈直董中賜物駢蕃直逾三錫皆既崇於師傅寵復於箕裘而且母后同心藹家人父子之義平臺前席。

為蒼生社稷之謀曠古所無普天胥慶嘉緣盛德足
以堪此故雖特典受之當然其叨奉樞趨不勝踴躍
顧困遐遠徙切瞻依肅共脩藻之儀敬效食芹之獻
望台階而百拜恍紫氣之當眉臨筆楮以九迴耿丹
衷之在膈省循仰戀倍萬恒情

代請胡總督啓　蒼雅爲難

伏以宣雲交控兩鎮之衝烽火不驚六年於此是皆
仰賴明公算勝於廟畫屈羣策之雄成寓於恩坐落
諸酋之膽致茲寧謐槩沐生成計當自帝之逾期巳

橐弓而無事可少黄龍之痛飲援投壺而雅歌敬卜吉期肅共小設折衝於俎與聆謦欬之珍借筯爲籌亦效悃愚之殨仰祈光重曷任悚榮

謝某　絲肉競奏宮徵諧移足稱才子

百頃澄潭平鋪縠皺萬章古木上拂雲光莽沙葦之龍葱紛水禽之交戛雙闌虹臥下捧蛟鼉五彩鶯飛上織烏兎如斯絶景豈曰人間囬訊良朋始知天上宛乘槎以犯斗假騎鯉以沸波網得巨鱗吸甘露之仙醞俎烹伏卵雜溫湯之早瓜曜靈西馳朗魄東陟

乘涼殿角贈芍藥以言蹤跡御漁舟悵桃花之舊路高枕忽動爽夢莫追述之以呈不敢自快也

答某　風流自喜

結戀西郊傾觴北海詠歌絕勝不減蘭亭花竹流光詎云梓澤既飛毬於歸路明月隨人乃吐霧於行喉綠壓撲扇眷言茲會其樂何如迄旦尚醒敲枕裁謝

上新樂王啓　閻麗

山人某頓首頓首謹奏記新樂殿下伏念某陪縣作賦本無梁苑之才下獄上書乃有吳宮之厄迨廷解

綱憔悴非人偃蹇自幽鄉間不齒恭惟殿下秉陳思曹氏之麗藻兼河間獻王之大賢侍飛蓋者豈止應劉登秘閣者悉皆經史宜其高視一世甲俯百家顧復遠覽之餘不遺芻菲文石之籠豈以珠璣出袖逆覆入齒飛雪是誠東海之上與員嶠而爭奇西苑之濱借芙蓉而並遊者也澍以二生頌述五夜歡娛諧笑所及風雨雜陳擁灘不停驊騮失驟野人聞此益復靡然遐想高風便欣投簡顧茲修路曷由裁箋聊布尺書託諸魚腹兼呈小刻真愧蟲雕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七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豐干余允乾鴻宥校訂

書

與吳宣府

左右履寒涉遠得無勞乎擬候輒止必能諒其眞非簡也生熟計在内在外俱應不久惟延候春融以見不拂盛意耳故決意不再入然自信硜硜小節在外卽在内故迹若戀外而自不以爲嫌人亦信之左右

久當自知也歲暮新春當禮際時已擬徙避數日此外惟有擁爐撥火與緇黃閒話沙場舊事耳惟尉州炭多賜幾塊是實惠也

與李子徵

不見者忽已三歲親舊漸凋落事變百出如布所在染匠手靑紅皂白反掌而更即如渭者那一病幾死病中復多異境不食者五旬而不饑不渴又值三伏酷炎中也欲與知己言則頭無人奈何

答唐府公

伏蒙鈞命作書綠紙多著粉深恐浮粉拒墨益顯拙陋披更紙書呈并納原來伏乞檢照

奉徐公

曩兒枚歸自塞垣伏承批恩兼賜教示捧誦之後懷在袖中出入既頻紙毛字褪而後歸於篋笥迨於北上謂得更沾熏沐庶幾柔檢而臺下遂遂承明失所依庇甚衰老荒塞無王粲杜甫之才時既太平又非避亂投安之比徒覥顏毛綿歷十年粟藿爲羽衣入山一往不返之計故低頭沙漠願復踴趨而歸行道

不省饑鷹便謂得兎悉虚聲耳識者自知也

答張翰撰　鼎足蘇黄

絹不宜小楷燥則不入稍濕則盡斗而歷高麗紙加錢厚者始佳然亦止宜書不宜畫今箭者薄照善沁又卷束盡成皺裂即書亦不宜也四長幅則佳品惜兩月不弄手生壞郍此等物耳緣老來杜撰之畫如登州蜃樓然有時而有有時而無也近又稍作觀音漫寄一條書心經於上聊塞黄庭之委

答許共口　今人推格律爲去取烏足與知此

公之選詩可謂一歸於正復得其大矣此外更無他端即公所謂可興可觀可羣可怨一款說之矣試取所選者讀之果能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便是興觀羣怨之品如其不然便不是矣然有一種近展橫鋪纖而似豪質而似雅可動俗眼如斫塊大嚼入嘉筵則斥在屠手則取者不可不慎之也鄙本肯於詩偶去取無甚與同於公然有與同亦恃公之如不敢詭隨也不妨更爾惟子安採蓮長安等篇涉豔者愚意在所必選比之與西山文章正宗附李斯逐客書可

也。如何如何

答王口北　小言徵致石上一枚

野衣清爽。俗厨齋寂。承此食肉之盛惠。得免瘦癯。因思無竹之雅言形諸圖畫惟公超雅諒不揶揄停筆以思捫心知感

與馬策之　情惘惘然

鬓白齒搖矣。猶把一寸毛錐。走數千里道。營營一冷坑上。此與老牸跛蹄以耕。犁不動。而淚漬肩瘡者何異。噫可悲也。每至茭笋候。必兀坐神馳。而尤搖搖

者。衆之之所也也。爾者幸爲好收藏歸而尚健。當與吾子讀之也

與柳生

在家時以爲到京必漁獵滿船馬。及到似是涸澤。終日。不見隻蹄寸鱗。言之誰人兒有停筌蹄緡者非說謊則好我者也。大不足信。然謂非雞筋則不可。故且悠悠耳

與道堅

客中無甚佳思。今之人燕者。辟如掘鑛滿山是金銀

焚香輪入命薄者偏當空處其是也以太史義高故不得便拂衣耳

答李參戎　才情滿紙

作捧手教纔拜盛儀回思往日銜杯酬樹石之間談說鼓鼙盼睞弓劒日沈月升而猶不忍別去乘醉拂袂毬騎雜揚塵縷縷起道上飄然幾墜真昨日事耳舊畏嫌人纔今漸雅馳想可知矣蕭然到掛解裝便思插羽願以三百里之遊裝足可至儻冊勤周人付以一策則事濟矣然豈僕所當自言耶把管奉復

值忙且暑揮汗成漿兼蠅集筆端遂不多及

與梅君　三首俱詠諧成趣

肉質蠢重衰老承之不數步而揮汗成漿須臾拼那塵沙便作木開光明泥濘蹤矢那必迎候道駕並只在鄉里故人咫尺之間搖扇閒話而已非能遠出也稍涼椒當趨教兼罄欲言

又

韻牘與詩高韻雅致雙見互陳如吳楚橋渡淮而枳今人幾於易性況寒暑細故耶必間尊齋中當開蚯蚓

篋中此蒼蠅聲也

又

百丈之井。操尋常之綆以汲之。愈續而愈不及。僕讀足下之詩。將步驟其咫尺、而喘不可望也。亦然。泊淮府弔古者三首抄以請教餘皆血可也。

答龍溪師書

頸聯乃因今年中秋月盈而及往年中秋月蝕淮南子云蟾蜍視月之盛衰從陰類也奏鼓救月也 幽文桃其不整澂然但少陵賜櫻桃詩頸聯有云憶昨與

沾門下省退朝挙出大明宮亦似此體古評云詩至李杜昌黎子瞻而變始盡乃無意不可發無物不可詠正謂此也彼以字眼纖者所衒蓋少矣有意而不能發矣其側伺學步殊未到此然却是望其門墻不敢苟且作不整也冒妄之深伏希函丈裁之

答兒子官人

父舅田水月拜覆兒子給諫大人信來具見遠念并惠　正逼歲除真雪裏炭也疏稿雖未盡讀然辟之流水纔觀丈淵便知其源與委不萬里不止也相

委云云恐刻者自悔此技或嫌於倩人又老朽向來只做倒包戲耶不用三個了可知也儻許倒包幸另定一官人或逕扳名氏如此則不若辭也

又

屏從某拜答兒子長公諫垣屏不果者久適日惟杯中物耳來餉種種清恬正俗所云杠接酒戶也何宜如之慚乏報耳別帖云云無可答者諫垣閫門中才千餘也取不中不才如所云云者與衆棄之誰敢口不宜屏化青善齒召幾燗蒙詈被侮又豈止賊恩世

尊有言如此等輩冥頑不靈累萬刼終不見性名爲可憐憫者今吾亦然一旦思之欲其死一旦又愛之欲其生譬惡疾蟲癘人皆共棄然亦未嘗不共憐也

與兩畫史　品藻推入新語

奇峰絕壁大水懸流怪石蒼松幽人羽客大抵以墨汁淋漓烟嵐滿紙曠如無天密如無地爲上有叢媚萼一幹枯枝墨則雨潤彩則露鮮飛鳴棲息動靜如生悅性弄情工而入逸斯爲妙品

與許口北　遠韻可愛

昨渡往觀瀑因竹柳下思叔夜好此久之不得其故遂失候二公尚蕭慷慨悵悵公與羣公前膺賀典生野人耳以不賀為賀承命作啓與聯春上猥耳抹却擲却

與來大同

擬書小作請教而邊地無可敢書者兼之筆墨天氣俱乖敝筵之揮定知拊掌也失候卓駕拜領衷遺徒有感荷

與季友

常時五子握揚文長獨得如此只是

眼中無翳

韓愈孟郊盧仝李賀詩近頗閱之乃知李杜之外復有如此奇種眼界始稍寬濶不知近日學王孟人何故使倆如此狹小在他面前說李杜不得何況此四家耶殊可惜歎蔽衆雖常皆不信有豹龍脯鳳髓都不理耶

奉答少保公書　愛之深非言之諭

某初聞玉體違和即買舟渡江連日詣幕下恭候消息以為趨侍進止旋知起居萬福又聞旌節日下便

遐壽、懷炎熾、遂投傷者城、伏候振旅、恭念明公此去、扶持社稷、豈直千金之珍、庇術門墻、兼有二天之戴、隆冬遠道、全賴節宣、決策酬紛、綢宜暇豫、伏願少祝細務、時適寒暄、暫遂壺觴、多就眠息、

奉師李先生書　三書俱至書

頃得見老先生所撰韓氏祠堂碑文、意義欣卓、真可傳也、少有欲言者、謂當首敘復建祠事、而以遠嫡人兩節綴其尾、作誌內遺事如此、方穩、不然則是此老一生止此二大事矣、又目　横梗於中、隔絕立祠文

氣又世所傳操閉羽與其嫂於一室羽遂明燭以達旦事乃無有蓋到此田地雖庸人亦做得不足為羽奇雖至愚人亦不試以此以操之智決所不為也楊節潘氏蓋亦看三國志小說而得之者如所謂斬貂蟬之類世皆盛傳之乃絕無有此不可不考也

又

昨恭承夫子書教知解詩已至桑扈溷亦甚欲一趨侍函丈以受面誨今且未能然愚意竊有所獻大約謂先儒若文公者著釋速成兼欲盡窺諸子百氏之

與是以冰解理順之妙固多而生吞活剝之弊亦有
此正後儒之所宜深戒者不宜駁先儒而復蹈其弊
乃復爲後人弄文墨之地也解者悟性有虛者活者可
以吾心體度而發明之至於有事迹而事迹已亡有
典故而典故無考則彼之註既爲臆說我之訓亦旨
身經彼此詆譏後先翻異辟如疑獄徒實榜掠考訊
之繁終無指證歸結之日不若一切赦放尚有農桑
勸課之典休養生息之政可以與民更始者也近閱
所傳可備參考自此之外則旁引曲證者不過以誇

多而闕靡而故摘一字一句以售己說遂至略人全
文則亦深文巧詆而可笑之甚矣夫子道明而意見
歸一才敏而決斷精果其於某氏決知其不可同日
而語至如渭所妄意於文公者亦或夫子之所欲聞
而不深槩者乎渭始以曠蕩失學已成廢人夫子幸
哀而收敎之徒以志氣弱不敷作以來僅辨菽麥自
分如此豈敢以測夫子之深微而夫子過不棄絕每
有所得輒與談論今者賜書復有相與斟酌之語渭
鄙見所到如此遂敢一僭言之然渭之見亦非昔今

世人止夫子以經不若書也始以著書而言亦正欲
夫子涵泳其所謂活者虛者而事迹已亡典故無考
彼爲臆說而我亦未嘗身經者則姑闕其疑耳若謂
恐臆說之足以惑天下便以數語立斷案而該之足
矣不煩一一自爲一說也詩書無可究直難明惟夫
子誠少思而再示之以開拓消息之所未到呂公防
海事宜謹收覽其得主民慰所諭趙事誠有之虞可
慮也入秋酷熱伏惟節勞寡思加食多睡千萬千萬

又

前日承夫子賜書之後以即有長啓奉獻付尊門云待覆信去便故尚未得逕函丈其中有不盡者則以詩之興體起句絕無意與自古樂府亦已然樂府蓋取民俗之謠正與古國風一類今之南北東西雖殊方而婦女兒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婦市歌巷引若所謂竹枝詞無不皆然此眞天機自動觸物發聲以啓其下睽欲寫之情默會亦自有妙處決不可以意義說者不知夫子以爲何如渭極欲恭詣函丈以刪祈解兼得進其後愚家事草草遂辭此行俟函丈脫稿後

或可得卒業也不一

擬上府書　倅次極巖

閩賊新來失路期速走脫境宜委狡猾者一二人若逃徙狀使其虜爲鄉導左其路而預伏選兵於阻隘以待此上算也今既已無及矣乃生於至高埠進兵賊所據之處觀覽地形及察知人事至熟且悉衆以爲賊自海邊經數百里來入死地無積食利於速戰不利於持久不知我兵暴烈日觸炎氣食宿飯飲濁洲水不解帶經六晝夜使舟數日不決強者必病弱

者必死且盡卒而萃於一處使他賊至或相應更何以支由此言之則吾兵亦利速戰不利持久也衆又以爲賊據高樓阻林木既逸且險民徙者大家倉卒宜必遺數十石之積使賊持數日則我兵自困而乏鮮利於持久不利於速戰不知我兵入戰則阻林木涉汙田可以往難以返又法令素弛强者爭退弱者縱逐由此言之則我兵亦利持久不利速戰也夫共有其害者則必共有其利故不欲速戰則已苟欲制速戰之利生昨觀東北二面阻水甚濶雖南面稍狹

而三面水陸之兵分布既密警戒亦嚴獨西南水甚狹可徒涉而夾岸之林循水而隘且以斷西之田一望不盡田外之水又復濶甚我兵恃此不備而賊據高窺覘遂亦無心於西試能乘夜遣壯士三十人銜枚徹首足裹綠衣混草木色俯匍出深苗渡狹水伏西林中却遣壯士三十人從南渡與戰徉走而伏發東北二面亦各三十人鼓噪繼進彼如空樓而逐北令人據其樓東策橫斷其歸徉走者轉戈北向三夾而擊蔑不濟矣此之謂迷戰之一利故不欲持久則已。

苟欲制持久之利生非觀墳原之本薮野斫其幹以
搆架取其葉以爲盖四分千人每一分舟廵則息三
分其中舟廵與息者各制四面吹號約其面有警則
其面桿擊不必馳白中軍徒增勞綴而滌食清汲除
穢給餌吾千人之名既章即使他賊至密撤半以往
亦無不可至其西方澗遠不須兵守亦宜遮蔽數十
空舟若涼厰然而使一二人乘單舸循峤匿以上下
動旗鼓以疑其心不越數月賊必饑疲偷渡讓使中
流邀而擊之亦殘不濟矣此之謂持久之利由前而

言則兵法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是也由後而言則兵法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是也此之謂兩利不然必有兩害惟明公其裁之

擬上督府書　　策事詳實陳辭光昳

生伏計岑港之役諸將吏已竭其心力而不可爲矣明公不於此時以一身獨當其任而亟收其成功將何待耶欲亟收其成功則其他制作器械易將益兵清野坐困占候祈禳與凡一切紛紛之說皆枝葉也而其根本莫先於治兵世之言治兵者莫不曰明賞

罰夫賞易爲者也生請言罰之難割耳斬首能施於結營列陣之先而不能禁於鋒交衆潰之際何者勢重而不可罔也勢重而不可用以紀亂而未嘗辨也故凡善用兵者必務明其部伍五人爲伍五伍爲隊四隊爲百莫不有長而長皆得扣罰斬以次而至於伍則是凡諸長之所督者皆不過四人與五人也故百人遇戰法當用二十五人橫刀分督之至於鋒交乘勝則此二十五人者又皆爲戰士矣以一人而制四人則寡而易辨以四人而聽一人之制則知其易

辨而不敢於推而至於十萬億兆莫不皆然正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孫子所謂治衆如治寡韓信所謂多多益善皆此道也古之善將者莫不遵之其在於今尤為用罰者對病之要藥生愚以為今日治兵宜一以此法為主然後募選勇敢之士可二千人練習其法三日乃召至精熟於港肊形及賊中情狀者數人令其聚沙成象指示險夷遠近營柵門戶凡虛而可攻間而可伏弛而可襲與賊之每先伏以待據高以望及敗而必走之將勞逸寢興饑飽警惰昏曉可

乘之期至如人言當用諸將舊兵委以餌賊而擊其追奔似亦一算則又當倂計其餌而出或餌而不出奔而追或奔而不追追而遠或追而不遠之狀彼賊我長無不出盡乃始制爲趨避進止分合奇正之規與是二千人復假三日之期互爲講明教練如出一人大約倣習戰昆明之意然後下令諸將之在岑港者刻期復聚而明公身督二千人分行賞金之賞討諸將未舉之先可半日驟至其地親執桴鼓坐於懸山之巔而分布攻擊一如前所講練之法則一食之

頃必十獲其三，再食之頃，必十獲其七。所餘者僅三耳。而明公遂已凱旋。明越之間不踰兩日，而有司者已報班師矣。此非生憑之漫言也。蓋聞此賊每於我兵臨柵之時，輒用發楨鳥銃以走之，然後出而追奔，或歛而自拒。夫發楨鳥銃，夙藥者發速，而旋藥者發遲。使能預定一乘，分諸道，恐趨其遲，則彼且無所措手足矣。而當事者每每狃於始敗，坐失此機而不之講。今與二千人所講練者，求勝之術，誠非一端，明暗之幾，亦非一定，且必有川計以称之，而不純以力者

如不得已而出於方爭則如人言用諸將之兵以為餌而擊其追奔其或奔而未必追也則乘其旋禁之候而懸邀其隙亦宜無不破之堅矣但賊山而追必不容與歛而拒亦且格鬬故勝則勝矣而曰十獲其三者此也然其事成於呼吸緩則不能故曰一食之頃者此也與傾來潰遇伏概覆為力益易矣故曰十獲其七者此也然其勢相繼而至故曰再食之頃者此也其他歷山伏淵所餘幾何而又不可猝得無勞明公之坐待也餘兵分入掇燼收殘故曰凱旋朋越

之間不越兩日而有司已報班師者此也雖然此則其大槩矣至於遇兵惟務精擬其他舊兵不可用之說不必泥也練習戰事計有三日禁海關不可使出一舟也分爲伏兵者宜徹頭足裘綠衣混草木色惟竅耳目使見聞而銜枚夜匿不使有聲及動搖草木也其躡諸長則稍關伍中隊中之雋者而授之也諸長不用官人使易施法也伍若隊凡屬其長所領者必問其無嫌隙而後可恐長報怨而衆携貳也近日用兵之病在有合而無分令兵人巢者與伏者宜多

分其道、且使賊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也、無所不遇、則無所不敗也、默與二千人約、殺賊不必斬首他兵以首來獻者、默予於薪以與之、使得一意乘勢無以首妨功也、用諸將之兵以爲餌勿告以故告則益婾而不成餌也、始用萬金勞其行耳至於賞格恤典分別等差、悉宜從重、然後罰斬可得而施也、然許諸長以互相罰斬、人必訛其太嚴又必謂其無官職而殺人不可、今賊殺我兵不可勝紀、犯諸長之法而取以狥者必不如前所潰散者之多也、而遂爲無敵之兵

永收萬全之利不猶愈於斃死於賊人之手而徼倖於屢北之間乎餉伍亦賊民耳一奉軍令則雖加刃於尊貴之頸而不之顧長無官職而殺人又何爲不可乎夫轉敗以爲功奮怯以爲勇非因循務自全者之所能爲也其道惟在於振其氣而舍其所愛振氣莫要於選兵明部伍舍所愛莫要於以一身獨當其任而不疑此田單有激於仲連之言而下三月不克之狄於一朝也不然則雖益兵百萬聚糧千倉相守更歲使黃帝操戈巫咸占候班輸制器而亦無益於

用郎使幸而成功要亦不可以再試者也生叨奉管
毫辱下容愧古國士之流虛書記之室至如今茲所
陳使幸而采之則有冒功叨進之疑不采之則有被
棄取羞之笑而生之志則固不在是也生生平頗閱
兵法粗識大意而究心時事則其愚性之使然亦遂
忘其才之不逮如徃歲柯亭高埠諸凡之役嘗身歷
兵中環舟賊壘度地形爲方略設以身處其地而默
試其經營籌之于書者亦且數篇使其有心於時縱
無實用郎如趙括之空談亦誰爲禁之者而深自欲

抑未嘗有一言以問於人今奉侍明公之車塵亦既有日矣而未嘗敢以一言自進諸將吏或過客滿座議論雲興生亦竊聽之而已其自處如此亦可以知其爲人矣惟明公垂覽而少加擇焉東南幸甚

奉督學宗師薛公

言向知已委蛇可感

先生自振古以來有數之人負當今天下之望其視學於浙深以俗學時文爲憂悒悒不滿至如其小子文時俗中之所不喜者而先生顧獨拔而取焉以深獎而勤誘之先生去浙於今且五年凡浙之士一蒙

先生之顧盼者無不接踵於先生之門以幸得一言之教其小子獨於前年春始謁一侍講席既附舟以行又以潰冠蕭顯自松江走乍浦大戢海寧闢市戒嚴乃復自杭返越今既三年矣而先生於往來生徒過客中無一不惓惓於某且曰某令某來吾得以耳提而事示之何先生知某之深待某之厚而某小子之於先生乃敢淺且薄如是也客有疑於某者曰始先生以衣履之故讓子其後以投省之牒付儒士子得無疑先生終不滿子而不敢往邪惡是何言也此

在世間校毫釐分恩怨小丈夫鬬氣於其行伍者之所爲而豈所以語於師弟子者耶語於師弟子且不可而豈所以語於某與先生之師弟子者耶已有過矣而欲侥倖於不問格有當破者矣而尤怨望人以不惟舊之循某雖劣弟子决不敢以此自待若夫見人之有過矣而果付於不問焉於格有當破者矣而惟舊之循焉此非猥取寬大恬靜之名必模稜應故事以爲得者先生何辭師也而乃肯以是自處耶而况乎先生始以衣履之故而讓其後又以朴𭓕以不

觸而言諸人矣至於崇本刊華談道論學信心漸益破耳目先生至以全浙無一生可與語獨庶幾於其焉其所謂待人以牒者特以某所爲制文梗時人之齒頰耳卽此則知先生以時俗待衆人而以不時不俗者待某所謂大將軍有揖客不反重耶者此也卽使某誠小丈夫誠於先生爲尋常師弟子亦不當有疑不敢往事而况某與先生之師子弟耶惡是何言也今世弟子遠從於其師非請敎則候起居大抵重在請敎者久於留重在候起居者速於去然於此二

事亦有不親往而托書者則泛泛然者也其私念未
於先生既不敢以泛泛然者自處親往以候起居則
將遠於去矣不盡也久於獨以請教力又有所不能
是以遲之數年而不親往又不敢托書者此也如前
年附將之行則又乘人之便亦不過爲候起居計耳
明年二三月間纔不爲請教計必爲候起居計以一
濺數年以來犬馬瞻戀感激之衷今茲敢復托言者
正以前所云如客之所疑於某者恐亦有蜚語入先
生之耳而某於他日而先生時又不可先逝於先生

之前者也故因鈕嵩州公子之便爲先生預一道破之嗟其誠犬馬至愚無知覺至於先生豈一日而忘之哉

論玄門書　似有眞印

前日承面教又繼以書反覆敬誦知龍事精於訂道非草草者四思鄙論祇覺其妄然即欲更伸其奕以復非紙筆所能盡也爲彼家之說者往往云孤陽不生如天之陽必藉地之陰鄙則詰之曰地自天中之陰非此人之雄必藉彼人之雌渠則又有別辭吾又

嘗有別詰矣如前一詰亦非死殺定說也南岳識磚不成鏡只緣鏡與磚是兩物也耶於無思無爲邪是胎中嬰見本相人自少至老循之極則仙反之極則鬼原是一物乃磨鏡求鏡非磨磚求鏡比也凡執非之所見凝於鄙者止因日月之新說不相入況又守以舊聞使一洞日月之旨則諸疑或當盡釋矣草草奉覆

又　徹之語

日月初亦只是一物分而爲兩然其分最早先於天

地之位由今天地既位之後而觀之。則日月只似天地中一物。若從天地未分而日月先分以經之緯之而言。則天地亦從日月生也。即人而論之初胎時是一團水。豈不似天地混沌。及後有外體而為天有內體而為地。豈不似天地設位。然而內外之結非自成也。有物爲自一而兩以經緯之而後成也。由此觀之天地無日月則不成矣。天地從混沌而既位無心無爲。一任日月之漸營。毫髮不爽。積子寅而生人物。如鈞冶焉。人身從團水而成骸。亦能無心無爲。一任日

月之漸營毫髮不爽積三年而結嬰孩亦如天地之鈞冶然矣故日月者生物之火候而天與人均有之者也天地之冶大故萬人萬物生焉人身之冶小故結一嬰而止耳今學丹者不知吾身中有一種日月之火候即天地日月之火候吾身之結嬰即天地之生萬人萬物而妄謂須取彼家然後成丹則是謂此天之不能生物而復藉彼天以生之者也其可乎故作戲論有陰天陽天之說者此也然而爲彼家之說者又有純陽既虧必藉以補之之說其支離犯駁多

不能悉至於翁之說皆正門也非彼家比但其悲味細味高論亦多未徹於鄙心故直以己所妄見者爲對大抵論道談微非面而久罄不快也且悲所叨叨非純出臆見嘗時幸早悟於心以印眞正祖訣若叅同內經篇但除邪僞書無一不脗合而求之於心質之於天亦無一不脗合是以決信而不疑耳水在胎中無爲無思生生見生至有爲有思之極而死耳然則無思無爲成仙之徵始徵終事也不悲落禪惟悲不能離耳南岳鏡磚不合是兩物若無思無爲則原

是翠見本相如界擬以思爲却正犯磨磚求鏡也乾坤者易之門戶契中之義似不如尊者所擬也

參契奉宗師書　眞有識辯非揣摩影響之言

渭妄註參同契翰翁隊取其大旨而小摘其編次何若蒙知若此哉然編次之攷證亦有說緣世以徐註混經遂誤亂經文滿冊重複牽纏至不可解今圖三五章之言鼎器制法象章中升熬至相守義也其言兩七聚至末簡之圖五相類制青龍至三所義也其言月數黃白奉水及番　諦等義細玩之俱與圖三五章

中互相印證如以爲棡沘公既作法象章又作圓三五
章則重複之病不犯前[illegible]輙耶又前篇上中下三篇散
列不應無結而經語節正隱註語正顯圓章近隱法象
近顯故知圓章是結經法章是結註也由此觀之圓
卽經之亂詞不特法爲註之亂詞也至於參同契者
敷陳梗概至盡矣一段乃是作五相類之引五相類
圖比於亂詞則爲尤約矣蓋經註中歷歷指五行爲
同類乃一書要訣覩圖眞可默會不煩片語其他皆
枝葉花果惟此圖爲正在根株也若以御政等三事

當之謂五篇三則御政等直篇目耳非要語也何煩
魏公特云故復作此哉即欲明三亦爲一則直曰三
物出一門足矣今曰作此將執何爲作耶三物亦何
庸於作耶如此則惟昔一章當置於何地不待智者
而得之矣況其中隨旁風采指畫古文等語絶即吾
不敢虛說傚倣聖人文等語不特此也虛心觀之即
處甚多獨徐魏同時徐似不宜以惟昔曰魏然二公
託述疵皆隱名惟昔之言亦少神其說耳吾甚傷之
自任之語口氣幣自上文與若夫至聖者自任之語

不同至聖章自任之語可以屬作經不可以屬作註
惟昔章自任之語可以屬作經者言亦可以屬作註
者言也況徐之註經其於各章雖詳略後先與經經
不相印却未嘗遺其一簡姑無論其緊要本旨卽贊
前訓後之語亦無不印之如是非歷藏章則印以世
人好小術是了養性一目矣若爐火一目其在魏經
如臣勝尚延年如欲作服食仙如世間多學士如若
夫至聖如吾不敢虛說其爲贊前訓後者若此其屢
屢矣徐註印之其最可見者特雖昔聖賢一章耳他

若太陽流珠之尾不得其理一段如審遭逢之尾審專不泄一段恐是相印之詞今略界其顯而細者徐之麵竭家財妻子饑貧非用魏之耗火亡資財徐之立竿見影呼谷傳響非既魏之金砂入五内霧散若風雨哉苟細玩之無不皆然其苦人者獨所謂詳略後先之異不隨處證見耳然此等處姑略而不辨猶之可也何者法象章便作是魏公總結爐火乃絕不及工夫繼以圓三五章雖於爐火犯重複矣然腹齋三坐垂溫却是做工夫語也振此借口猶可以遊重

複乃冠以惟昔章爲引首亦何不可之有若以五相
類爲三相類以象彼仲冬節爲當升於內甲之後此
則諸家之大謬決不可從者也五相類既辨之如前
矣若象彼仲冬節一段乃魏公於此特地衍明正在
根株而非枝葉花果之意前何弗起象字而後曰別
序四象以曉後生此即魏公之自註也內甲七八九
六特衍三十爲晦之說且止有八數是兌象至其六
七九皆無卦無象也如此則謂之一象可矣謂之四
象可乎又有何要義而用以曉後生耶且內甲一了

即接到八卦亦列罷何等次序如入此一段則大梗
文脈矣俞氏本擬四言爲經五言爲註又之不得見
内甲章與此音韻相叶又陽氣索藏與仲冬推傷影
響彷彿故便指鹿爲馬杜氏之謟天俞氏之濫觴也
且閉口不談即是養性篇塞兌義匡廓消亡即是養
性篇隱明義理至要至精之旨故終篇特爲挑剔以
了結後生正恐人專着枝葉花果茫無下手處也此
誠不可不辨惟師翁兩次瑩虎見道眞切推移不泥
環轉御權而青州一脈千載攸賴從事有靈寧能忘

情生愚狂僭正所謂以管窺天只耳言筌以上尚有纖
微未敢輒及惟函丈再詠不以囚紮而大家之萬一
少緩刀鋸尚有廣陵一曲揮手謝響而後引頸就纓
也桎梏之所涉筆爲戲遽不盡展阜阜冬冬亦是離
合體首五句是隆慶二字第六句三年二字第七句
十月二字至言者誆字也卅者廿二兩字也十兒者
初九也吾心者悟字也正兒句正六月也而鷄句二
十日也蒼箕者蒼龍七宿中之箕星也箕星今繪者
爲點者四月綫圍牽口巾加以人字乃因字也漢武

名東方朔隱語爽爲來來又古緯書曰卯金刀爲劉白水眞人眞下之貝爲具準之古書偏旁大抵皆漫故滑亦漫之耳不宜

答人問參同

象彼仲冬節十四句本指大易性情十四句之後是魏公臨了丁寧後生語而俞本升居於仲尼贊鴻濛二十四句之後姑就其意而論之如以爲仲冬子半草木盡落人君閉關游養微陽天道至此而極其收斂玄幽虛寂日月至此而合璧躔度臣廓消亡有似

於上文丙甲所云之坤乙三十日東方喪其明四者合三十陽氣索滅藏如此則猶之可也如反取上文之七八九六之四數以爲下文別序斯四象之四象則不通矣蓋上之所列月魄止是八日在丁方之時有兌之象其七日九日六日則未開其屬何卦爲何象也如是則所云象者止於八日之兌謂之一象可也何以謂之四象邪如以爲此三也七也九也即無卦象然自月魄遂覈而視之皆象也則一月三十日中皆是象矣又何以止曰四象也又借曰魏公文多

謬說彼特假七八九六之數以合三十日正欲以明月盡之晦日爲坤體則特舉此三十之爲晦有何要義又何以曉後生之盲耶況上文二十四句歷刻八卦之體以準月魄盈虧之象至坤卦而了矣故緊緊接過八卦布列曜運移不失中元精眇難覩推度效符證居則觀其象準擬其形容則謂之八象可也謂之四象又可乎蓋緣魏公以參同一書其在上中下三篇散布甚矣故作同三五章以結之然猶以爲屬敷陳泛濫也而於微妙纖細處尚有缺略之弊而終

屬於彷彿也故謂之曰未純一曰未備曰遺脫曰不幽深曰不相鈎摋也故復作五相類圖以約之正以純一其敷陳滿其纖微補粦其遺脫潤色其幽深而鈎援以相遞之其旨意始齊一而不悖故曰大易之性情盡矣夫易者日月也日月者坎離也性情者坎離入而爲情出而爲性也坎水有金離火有木而土各具焉又非五行之相類而何哉故下文何正在根株不失其素此正專指五相類而言也正在根林言盡去其言辭文字之枝葉也不失其素素者太素之

素也即虚無也言後生之用功正在虚無安靜也虚
無安靜則大易之性情準矣黄老之御御此者也爐
火之捒捒此者也一也而無有二道也然其象云何
耶乃象彼仲冬之節子半之候草木凋彫落也人沉
深潛藏也天道至玄寂也日月正握持而匡廓消亡
也此守黑之妙至靜至默之道也而不知者顧謊謊
於言語文字之間則反自敗傷矣豈魏公約而爲圖
之意旨哉彼因謬誤失事序言還自敗傷別序斯四
象以曉後生育者此也故觀於象彼仲冬之象字而

下文之四象可知矣下文舉四象而先系一象字於首句此即魏公之自註也雖然下文四者之象乃無象之象也窮終矣不得已而形容之以丁寧學者恐其求之於枝葉花果差毫釐而謬千里也若偷本之升次此章使居於魏公徐註敷陳卦象月鬼之後乃正值其平鋪漫序律曆之簡也何暇輒及丁寧後生以梗斷其文脉如此乎即有丁寧其辭氣亦宜隨章不違如所謂居則觀其象等如所謂可不慎乎等是也不應曰別序又曰曉後生肎如此乎其詳切也至

若其以圓三五章而意則相承總是一章又以法象
章之亂辭爲是註圓三五章者蓋亦有說緣魏公書
三篇其下篇六章一向散說爐火而却以圓三五一
篇結之故亦自不得外鼎器爐火而别設一種物象
以形容也於是徐註以亂辭印之自升熬於甑山至
淡泊而相守並是鼎器爐火事也魏公下篇之說爐
火一向以五行配合但亦祇於散見耳故至五相類
則用圖而合於一處於是徐註之亂辭印之自青龍
處房六至三五并危一都集歸一所並是五行合於

一處事也至於其中所云日數取甫則即圓三五章中之節候先白後黃則即圓三五章中之火白求黃至於反覆研悟等語亦即圓三五章中尋徐節忌等語也其章章如是細以篇目相依則徐註之法象章非徐註一書之亂辭而何哉魏公之圓三五篇非魏公一書之亂辭而何哉不然則圓三五章語即法象章語法象章語即圓三五章語魏公亦牀上疊牀屋下駕屋甚矣如此則惟昔聖賢一章非註吾不敢虛說一段而何註哉蓋恢玄抱眞至變形而仙本魏公

之成功而憂悶後生至志士家貧未魏公之成書而言吾甚傷之至末乃徐從事本自己之評此書而言而其尤可誇者則隨旁風采指畫古文數句爲印吾不敢虛說至對談時所謀數句智者從思用意觀焉是印學者加勉力數句是也其中少似疑者則以徐魏同時何至稱爲惟昔之聖賢耶而不知當時兩人一作一述並隱己名故徐曰魏以惟昔亦少神其說耳後之註書而往往託於古者皆是也由斯以談諸篇之次其豈敢草率而附會之哉不特此也凡魏公

其竪畫之衡於一字之中則爲十月兩字也言詳此

書始於十月初九終於廿二也阜阜冬冬者隆之右

旁爲阜其下爲乍乍音同阜是爲阜阜也隆之首文

爲有上而無下之冬慶之脚文亦爲有文而無下之

冬是爲冬冬也虎拄慶之下文於隆字瀎取冬冬以

所阜阜之雙文顛耳而慶字尚未完也開戶之戶言

慶之广戶字之下欽故曰開戶也支窓之窓言慶之

比似窓楞之支於開戶開也然比少束之一畫似窓

之有西楞而無東楞也貫心言慶之必也自阜阜至

貫心並離合隆慶二字也參之斗逢參三也斗上加
以人若逢然年字也此一句離合三年二字也蒼箕
中人者言四字也東方蒼龍七宿爲箕星四點○○圍
星紀者類以色筆帶其三面設更加一面則成○○矣
○○中加以人非因字乎秦因水月者用水月渭字也
秦首三畫以徐旁三畫合雜之則徐字也且徐秦同
姓猶紫陽本朱姓之於婺源也初某試此者不欲並
已之名而又不欲盡沒其迹故爲此隱語以庶幾於
德祖之知然亦要緊事也故沒而不工耳不特沒而

亦工且偏旁亦多訛謬然漢武以隱語召方朔云先生來來解云來來棗也而棗從朿不從來緯書卯金刀爲劉而劉從丣不從卯貨泉爲白水眞人貨從貝不從與蓋訛謬相襲自古而然耳故魏公自敘篇陳敷羽翮東西南傾其爲離合爲陽字偏旁皆不合者有見於此也湯遭阨際水旱隔并之爲陽人人知之且既有一陽不容重出但味其文義知所謂敷陳羽翮如所謂東西南傾詰屈窘迫似有牽湊離合之意不然文勢到此自宜作明易鋪敘也重一陽字想亦

筆下偶然揑弄以混人耳如此並屬微細故不大著
解如欲解此等則尚有數段稍關於義者如既言配
以伏食雌雄設陳則繼之曰挺除武都八石棄捐蓋
恐人誤認作雌黃雄黃也悟眞篇云休煉三黃及四
神亦此意也審用成物世俗所稱成物者成金銀也
審果也言設果成物固當爲世俗所稱者也五言用
八石者不能成物也其他律曆章中俞註詳矣但任
畜微稚之任作雨呂之雨義見白虎通及史記天官
書可不愼乎章首括微密闔舒布寶皆爲鎖皆括爲

約囊而為泉布俱須與拈出各所見諸書文義旺照幾
使後生易讀也至於形容伏食既成之神尚有金砂
入五内刀圭沾淨鬼魔癡人尚泥為入口下咣之證
而不知金是吾身之水金砂是吾身之本汞向來泄
漏則出五内矣今不泄漏而積而至於絳丹則即此
為入即此為沾矣烏取於口與咣而後可云入云沾
哉至於命本危一之從以其涿合房六昴七張二四
宿之義王震澤集中内甲之對比於諸說尤為簡明
諸如此者皆宜稍與拈出分疏而猶當其時則惟汲

汲於大義固不得不詳於彼而略於此也雖然舊綴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則亦於火記篇中之說有去乾坤坎離並有兩個取其上德者是已却亦實便認取兩個不活動者之上德也臨朔章註中有出入兩刻等字消息露於此矣不然則研章索何解得差與解得不差並無得於身心象山之答紫陽論太極云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此切中談文論字者之病矣

數陳泛濫等說雖之指出中下三篇之文不指明

只言五章然却是要作互相類圖而先為引之如此

亦不是除却圖三五章而言也

出入爲性情雖帶次言其實只是爲之一物然其

便看做人心也

上德篇金烝亦相須烝字當是水字

文長文集卷之十七終